

# 打开女骑手王晚的世界

◎ 蔡可心 李雅楠



## 人物名片

姓名：王晚  
性别：女  
年龄：35岁  
民族：汉族  
职业：外卖骑手



王晚 梁辰 摄

## 往外走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

北京昌平区于辛庄村，是王晚最初跑外卖的地方。淡季的时候，她跑出村子，骑到珠江摩尔大厦边上的超级合生汇，这是个大商场。每天，她都要在这座建筑的大穹顶下来回穿梭，像一尾鱼游过钢筋水泥的海洋。

渐渐地，她的电瓶车冲出昌平到了海淀，甚至从昌平一路向南，一口气到了丰台的卢沟桥。

王晚的脚步越走越远，而她的原点，在山东老家。由于家里供不起更多的孩子读书，高中辍学后，她开始打工并步入了婚姻。

“我不适合结婚。”这是王晚的结论。有一次家里没有什么菜，正当她发愁如何吃饭时，前夫却自己点了一份饺子，没有给她点。那一刻，她只觉得委屈又心寒。反复失望，促使王晚选择了离开。

“离异”的标签，让这位女性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。“大家喜欢共性的东西，不喜欢个性的。个性的东西可以出现在别人家，但是不能出现在自己家。”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好意思出门，觉得女儿离婚是一件丢人的事，二哥也催促她尽快相亲、再婚，尽管他是家中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。

王晚意识到，自己改变不了周围人的认知。就像出版这本书一样，很多人觉得她只是偶然走运而已。

“没必要争辩。世界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跃而过的，而是一寸一寸往前挪的。”于是，当再有人催婚时，她便连连点头，“你说得对，我马上就去找对象。”然后转身继续自己的生活。“我只想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活着。”

## 奔跑中的“超级玛丽”

往外走的十多年并不如意。从印刷工、服务员，到电话销售、网络推广，再到保洁，王晚辗转过

17份职业。最后，送外卖成了她最满意的工作，时间自由，挣得也算说得过去。跑外卖对王晚来说，身体上的疲累远超过精神上的压力。

每天出门送单前，她都会先去村子外面的换电站换个电瓶。一块电瓶少说有10来斤，稍微重些的将近50斤，每天至少更换四次。有的换电柜格口设计过高，需要将沉重的电瓶高举过头顶，每次完成这个动作，她的身体都会止不住发抖。

为了抢时间，不少骑手会逆行、闯红灯、走机动车道。对王晚来说，有时候逆行是不自觉，有时候却是不得不逆行，不然就要绕路，多跑两三公里。跑外卖后，她深切体会到一些基础设施的设计不合理，比如需要上下推行的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，坡度太宽度窄的斜坡常常让人两眼一黑，即使慢慢推着车子，也会出现连人带车从台阶上滚下去的惨状。

系统限制的送单时间越来越短。于是，她一次又一次选择冒险。身体和电瓶车上的配件一样，时刻经历着磕碰。

送外卖让她变得紧张和焦躁，担心超时，担心餐品被偷，担心送错地方。哪怕离开北京回到家乡，她也时常担心车子是否被雨淋坏，有没有被人扎了车胎，系统会不会不认识自己。因为账号等级往下掉，也就意味着她的同时接单量会下降。

时间久了，王晚开始幻想自己是在玩一场限时游戏，“像游戏里的超级玛丽，每丢下一单，就能从头顶的墙上撞下来一个金币。”

## 为沉默者发声

大多数时候，王晚只是闷头送单，不常主动找别人说话。但奔跑途中遭到的很多意外，常常让她不吐不快。比如被吐痰、被司机故意别住、被突然的喇叭声吓得一动不动。“写作也可以说是情绪宣泄，有一些东西，我想讲出来。”

这些艰难，无论是身体的、环境的，还是情感的，她都曾犹豫过是否要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。后来她决定还是要“赤裸地去写”，因为只有“赤裸地去写”，才能让别人真正看到底层女性在经历着什么。

对她来说，写作也是一个自我观察的过程。跑外卖的时候，她时常想象自己的灵魂飘出躯壳，飘到电瓶车的上空，静静地观察她与这个世界的连接：如何送餐、如何与顾客接触，如何短暂地融入又迅速地退出他人的生活。

王晚曾接过一个单子，按照系统的规划，单子很快就能送到。但根据现实路线送单需要绕行很远。订单送达后，她向客服反映了这个情况，希望可以获得距离补偿。客服表示已完成的订单无法补偿，但会向技术部门反馈，合理规划路线。

再次看到类似单子时，她注意到系统给出了新的路线。虽然王晚没有拿到应有的补偿，但她依然很欣慰，因为如果有人接到那边的单子，至少他们可以拿到本应拿到的钱。

写作对于她来说也是如此。从办健康证，到如何认证、如何线下培训，再到如何绑定银行卡，王晚用亲身走过的弯路和获得的成长，写下了这本实实在在的“骑手观察手册”，光是出版之前的废稿，就已经堆了十万字。“一定要讲清楚，”王晚说，“要考虑到有些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，是真正想靠这份工作活下去的。”

“既然能有机会写书，能有机会把声音传递给别人，那就不要用来炫耀才华或技能。这不重要。”她说，重要的是替无法发声的人发声。

如今，外界的关注并未改变王晚对自己的认知，未来也不一定非要绑定“作家”的方向，她认为，人生应该过得更有意思一些，或许攒些钱，开个煎饼铺子也不错。

“即使我的书不出版，我还是会继续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度过一生。”王晚说，“可能还是很辛苦，但没有关系。哪种生活不辛苦呢？”

# 失去双臂的他，用双脚“书写”大爱人生

◎ 王恬 纪甜一

他失去双臂，却用双脚写字、做木工、写自传；他生活简朴，却累计捐出30余万元；他带领306名志愿者，十年如一日为数千户残疾家庭送去温暖与希望。

近日，湖北省崇阳县白霓镇大塘村，阳光透过窗棂洒进屋内。刘细谷端坐在桌前，用右脚拇指与二趾熟练地夹起一支笔，在笔记本上工整写下“公益路永不止步”七个字。这位农村汉子，用这样的方式开始了新一天的志愿服务工作。

“这笔善款来得及时，我们打算买60台电动轮椅，让60位下肢残疾的老乡能‘走’出家门。”刘细谷向笔者展示着刚统计完的受助名单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

去年9月，刘细谷通过“九九公益”平台发起募捐，短短3个月募集到16万余元，加上争取到

的3万多元配捐资金，共计近20万元。

2010年，刘细谷发起成立崇阳县助残志愿者协会时，全县登记在册的志愿者仅18人。如今，协会已发展至306名会员，累计为6000多名困难残疾人提供帮助。

刘细谷与公益结缘，源于他特殊的经历。9岁那年，一场意外触电事故让他失去了双臂。“那时觉得天塌了。”回忆往事，他语气平静，“但我很快明白，眼泪改变不了现实。”凭着惊人毅力，他开始用双脚练习生活技能——夹筷子吃饭、握笔写字、做木工活。几年后，他不仅能生活自理，还学会了放电影、修理电器等技能。

2008年，刘细谷用双脚敲击键盘，历时3年完成16万字自传《我用双脚写人生》。该书获得市级文艺特别奖，激励了许多身处逆境的人。

冬日暖阳下，刘细谷和志愿者们将一批爱心物

资装上车，准备送往残疾人家中。

“张大爷，最近身体怎么样？药按时吃了吗？”在残疾老人张建国家中，刘细谷用肩膀轻轻碰了碰对方，这是他们之间特殊的问候方式。

从2013年开始，刘细谷连续组织13次“寒冬行动”，为数千户残疾家庭送过去冬物资。“我们送的不只是袋米、一壶油，更是一份精神上的陪伴。”他说。

截至目前，刘细谷发起的电动轮椅捐赠计划已筹集善款40余万元，为210名下肢残疾人解决了出行难题。“我们的目标是帮助340人，还有130人等着呢。”他说。

全国“四个100”最美志愿者、中国当代公益先锋人物、湖北省劳动模范……面对满墙荣誉，刘细谷十分淡然：“这些不是终点，而是在时时刻刻提醒我不要忘记初心。”



## 赵元瑞：“邮车开到哪，事就办到哪”

◎ 曾亦辰



赵元瑞在雪中递件。(赵元瑞供图)

“只要乡亲们需要，我愿意一直跑在乡间邮路上。”

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城壕镇，冬日清晨6点，寒气袭人。赵元瑞把一个40多斤的绿色邮包放进邮车后备箱，利索地关上门。

“今天下雪，车最多开到半山腰，后面的路还得靠腿走，所以得早点出发。”赵元瑞说着发动了车。作为镇里的邮递员，赵元瑞几乎天天在沟壑纵横、延绵起伏的山梁间往返，这一条条熟悉的邮路，他走了20多年。

车沿着盘山路缓缓前行。赵元瑞说，当邮递员是自己从小的梦想，“那会儿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送信，可潇洒了，觉得那身绿色制服挺神气。”

干上这一行后，他慢慢发现，邮递员送的不只是信，更是山里山外的牵挂。工作第二年，一次分拣邮件时，他注意到从辽宁寄来的一封信，收信地址是老行政区划，收件人处只写着“张三娃”。按流程，这

样的信可以退回，但他总觉得，这封信里或许藏着写信人深深的期盼。

那段时间，赵元瑞投递时遇到上年纪的老人，就把信掏出来问一句。直到有一天，在子午岭深处的一个自然村里，一名老人接过信封看了许久，眼圈红了：“这是我叔父的信！他参加抗美援朝后，我们就断了联系，没想到还能再收到他的消息。”

那一天，赵元瑞很有成就感，也开始明白，邮包里背着沉甸甸的责任。这些年，他投递过100多万份邮件，土路变成柏油路，自行车换成摩托车再换成汽车，但用心和负责一直没变。

了解到邮政有代销农资的服务，赵元瑞主动承担了代销的工作。他搭起直供通道，把放心农资送到村民家门口，多年来累计免运费送农资3000多吨。车在村民王建国家门口停下。拿到包裹，王建国指了指墙边几袋还没拆封的肥料，对赵元瑞说：“去年用的就是你推荐的肥料，玉米穗子大、籽粒满。等开春，还是麻烦你顺道送过来。”

天色已晚，赵元瑞踏上返程路，后备箱里装着村民托付的核桃，准备帮忙寄往外地。“邮车开到哪，事就办到哪，都是顺畅的事。”赵元瑞说，未来希望把家乡的好东西更多地推销出去，“只要乡亲们需要，我愿意一直跑在乡间邮路上。”

近年来，赵元瑞先后获评甘肃好人、中国好人。

## 王萍：陪百名听障人士就医当“翻译”

◎ 张莎文/图



王萍(中)陪听障人士看病

“她是我的耳朵，也是我的嘴巴。”

1月23日上午8时20分，重庆市大渡口区重钢总医院门诊楼前，人来人往。身穿红色“528·我爱帮”志愿者背心的王萍站在门诊楼门口，目光缓缓扫过人群。很快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远远朝着她挥手——家住巴南鱼洞的听障人士王兵到了。两人相视一笑，手语在空中无声地交流：“今天人不少。”“走，我们上去。”

陪王兵就医，王萍已坚持了11年。王兵是王萍最早开始帮助的听障人士之一。挂号、分诊、与医生沟通、取药……这套流程王萍早已烂熟于心。她在王兵无声的世界里，架起了一座通往医疗服务的桥。

王萍站在医患之间，目光随着医生的话语移动，时而点头，时而将问询“翻译”成手语。当听到医生说“血压保持得不错”时，

## 赵蕊：让鼓韵穿越时光代代传承

◎ 薛惠娟 王峻峰



赵蕊(左二)在为老年开放太鼓学员授课

通过开设公益课、青少年培训班，赵蕊已免费培训学员230余人。

1月16日19时，河北省乐亭县城的鼓韵书苑内，一场乐亭大鼓表演准时开场，63岁的乐亭大鼓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赵蕊一袭深色旗袍，手持月牙板与鼓槌，以高亢清亮的嗓音开场。

乐亭大鼓，是中国北方极具代表性的曲艺形式之一，经过两千多年的沉淀，形成了“九腔十八调”的独特韵律。赵蕊从小喜欢听大鼓，1979年考入乐亭县曲艺队，拜师王立岩、肖云霞等大鼓名家学习。晨星未落便吊嗓子练功，为了让吐字发音圆润清晰，她一遍遍地练习，舌头不知磨破了多少次。天赋加上勤奋，学习1个月后，她开始上台演出，两年后，她已经能独立带组说大书。

因为共同的热爱，她和丈夫曾晓丰相识相知。曾晓丰还学了三弦和鼓词创作，成了她舞台上的好搭档。

20世纪80年代后，他们一起上台表演、下乡演出，不仅感受到了人们对乐亭大鼓的喜爱，也经历了传统艺术的低谷。

“没有演出，我们就挣不到钱，拿啥来养家？”赵蕊回忆说，当时为了谋生，他们组建了一支民间歌舞队。但他们并没有放下乐亭大鼓，在每一场歌舞演出中会穿插表演一段乐亭大鼓。

走过低谷，繁花自现。2006年，乐亭大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赵蕊激动得哭了。2017年，在乐亭文化部门扶持下，赵蕊创办了公益书馆鼓韵书苑。每天来这里交流的，有曲艺界的同仁，有爱听书的观众，更有络绎不绝的学艺人。从走街串巷搭台演出，到开展文化惠民“七进”，她不仅是舞台上的表演者，更是乐亭大鼓的传播者。2021年以来，通过开设公益课、青少年培训班，她已免费培训学员230余人。如今，赵蕊已成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、第六批河北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、乐亭大鼓第七代传承人。